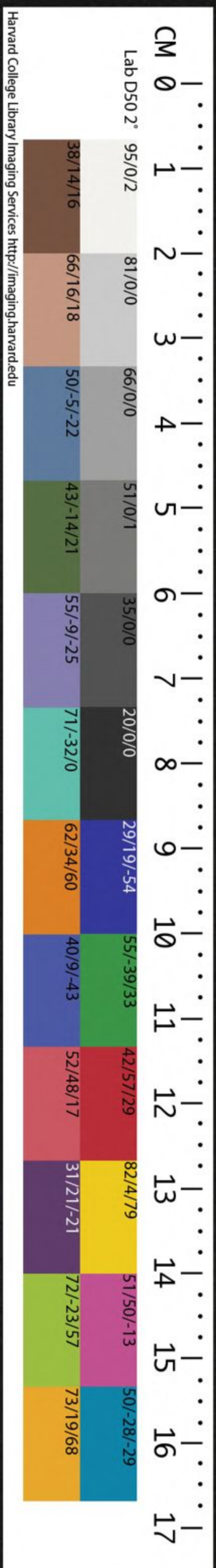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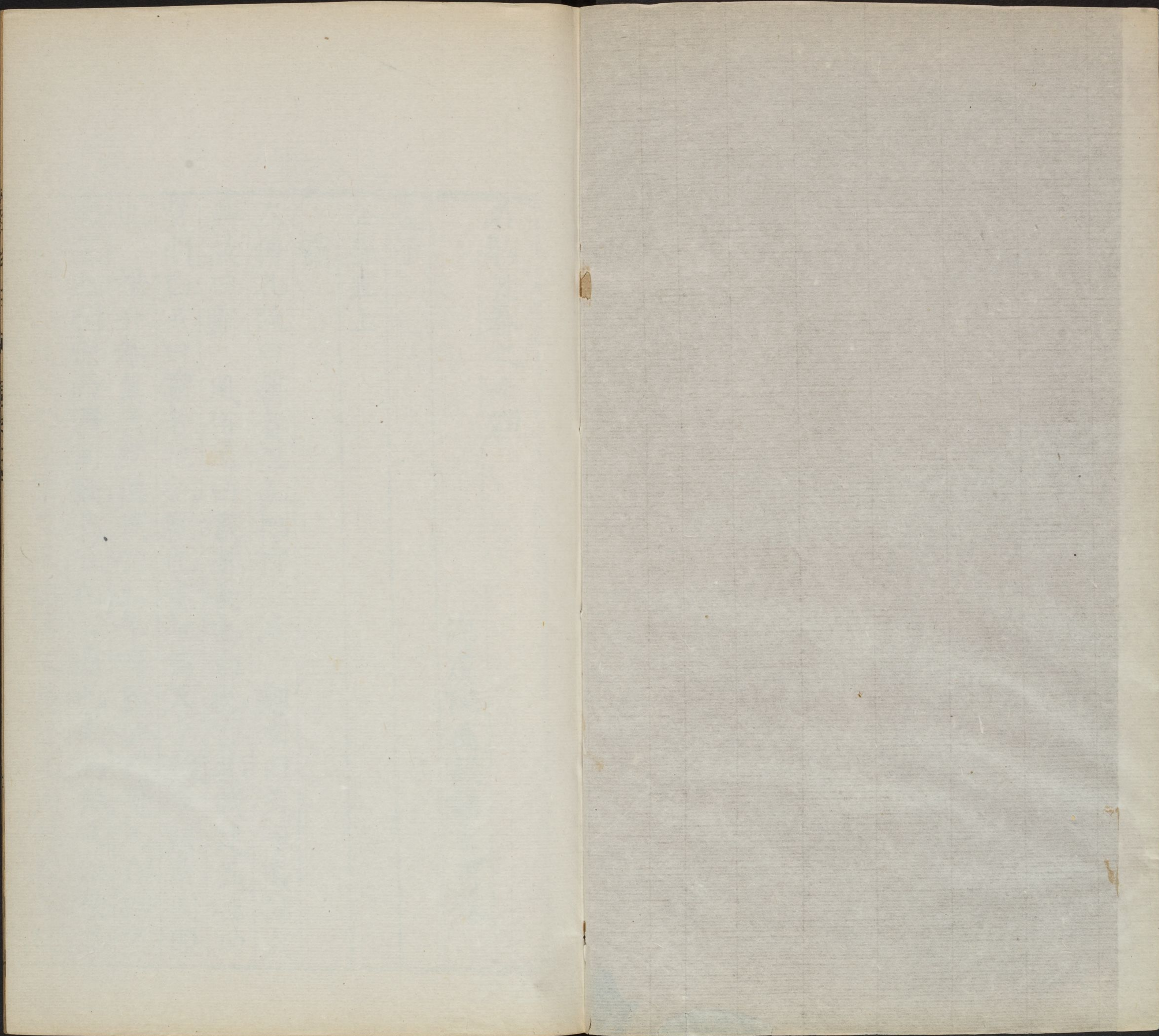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41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8

7855 / 7920





名物攷卷之十四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纂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孟子

公孫丑上

霸

左傳孔疏曰霸者把也把持王政 鄭玄曰天子衰諸侯

興故曰霸 風俗通曰霸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

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

也 楊升菴集云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

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

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

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為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轉聲而為王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入聲轉聲而為伯去聲皆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為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註疏未發明故特著之

### 鎡基

釋名云鎡基大鋤也

### 齊地

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

獲元厄言云蘇秦稱臨淄之中車擊以為盛云車府註云齊人本好擊擊相以以為樂也

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

### 置郵

釋名云郵境上舍也又云官名督郵主諸縣罰負 說文

云郵境上書舍從邑垂垂邊也徐曰郵之言過使所過也  
廣雅云郵驛也置亦驛也 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  
者度其遠近之閒置之也 增韻曰馬傳曰置步傳曰郵  
田儋傳云尸鄉廐置臣瓚曰案廐置謂置馬以傳驛者  
李陵傳云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 文紀  
以給傳云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驛之所因名置  
也 黃霸傳云郵亭鄉官師古曰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  
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 五行志云河南街郵師古曰  
郵謂行書之舍 光武紀因郵奏注郵境上行書舍也  
丹鉛總錄云注置驛也郵駟也驛與駟何別乎按說文驛  
置驛也从馬畢聲駟驛傳也从馬日聲合而觀之驛主於

駟言馬也駟主於傳言車也許白雲曰字書馬遞曰置步  
遞曰郵漢謂之乘傳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  
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又謂之  
遞說文傳也一曰容也徐鉉曰傳駟車也周禮行夫掌邦  
國傳遽之小事傳車尚速故又為容迫也風俗通曰漢改  
郵曰置此說非孟子已有置郵之說矣 筆談曰驛傳舊  
有馬步急遞三等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行用之熙寧中  
又有金字牌急脚如遞古羽檄也日行五百里 大明會  
典云洪武二十五年令急遞鋪接送公文二十六年定凡  
十里設一鋪每鋪設鋪長一名鋪兵要路十名僻路或五  
名或四名每鋪設十二時日晷以驗時刻一晷夜通一百

刻每三刻行一鋪晝夜須行三百里

褐

釋名云褐編臬襪也一曰短衣 左傳云旨酒一盛兮余

與褐之父睨之注云褐寒賤之人 始皇紀云寒者利短

褐 貢禹傳云短褐不完 後漢黃瓊傳云拂巾襤褐以

企旌車之招 文選云被褐出閭闔註隱服也 六朝詩

云眷然顧幽褐 嘉話錄云有朝士詣友生見衲衣道人

在坐他日白公好毳褐之夫吾但覺其臭爾友生曰毳褐

之臭豈甚銅乳之臭吾視毳褐愈于朱紫遠矣

揠苗

小爾雅云拔心曰揠拔根曰擢 楊濤揠苗賦云苗生有

系如上諸說則  
布與毳皆可製  
褐晦菴獨以為  
毛布據近世毛  
布稱稱耳不知  
以毛从衣自別

漸兮時不可踰揠而求長兮是謂甚愚謂坐致其滋茂翻

立見其萎枯附麗無所同伐木而蹙根援引靡辭似拔茅

之連茹方握蘭而勢並比稗草而功異狗躁求之性始望

如雲垂馴致之方終貽委地欲益為謀冀有秋之彌疾過

求生害嗟不日而已萎是以君子明於休咎每因緣於根

本不苟且於華茂推於命俟於時無若宋人之大謬文苑英華

麒麟

爾雅云麟麇身牛尾一角 孔演圖云麟木精也宋均曰

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

說苑云擇土而後踐位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

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 蔡邕月令云

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凡麟生於火游於土  
故脩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視明禮脩則麒麟臻 京  
房云麟有五采腹黃高丈二金獸之瑞 鵠冠子云麒麟  
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 宋書符瑞志云麒麟牡曰麒牝  
曰麟狼項而一角黃色而馬足含仁而戴義音中鍾呂步  
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草不食不義不飲洿池不入坑  
穿不行羅網明王動靜有儀則見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  
和春鳴曰扶幼夏鳴曰養綏 春秋運斗樞云機星得則  
麒麟生萬人壽 春秋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  
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 瑞應圖云麟王者嘉  
祥也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又云六合同歸則至 春

秋繁露云恩至蟲羽則麒麟至張網焚林則麒麟去 三  
五曆紀云黃帝之世以麟為畜 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  
數 抱朴子云麟壽三千歲 廣雅云壽一千歲 淮南  
子云麒麟闕而日月食 薛綜云懿哉麒麟惟獸之伯德  
以衛身不布牙角 郭璞云麟惟靈獸與麋同體智在隱  
蹤仁表不抵 論衡夫鳳凰鳥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  
也五帝三王臯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  
以麋戴角則謂之麒麟相與鳳凰象合者謂之鳳凰如何  
子華子曰毛蟲三百有六十允宮麒麟為之長羽蟲三  
百有六十離宮朱雀為之長裸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  
間人為之長 任子云鳳羽族之羨麟為毛類之俊龜龍

為介虫之長梗柵為衆材之最是物之貴也 路史云嗟乎鉏商一獲而周室衰孝武一獲而漢祚微章帝何人而元和二三年間郡國上麟者五十一安帝延光亦且三見孝獻延康之元一年之間至十獻于郡國石季龍開華林郡國上送蒼麟二八爰俾司虞調之以駕芝蓋晉宋以降無代無有而孟蜀之邦乃至多于犬彘不知果何物耶

埳

方言去埳封塲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埳埳中齊語也埳雅詩云鶴鳴於埳埳蟻冢也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峯鶴鳥見之長鳴而喜方言曰其塲謂之坻亦或謂之埳埳从至蟻之微而能為埳用其至故也今蟻取小蟲入穴輒

壞埳室穴蓋防其逸亦以室雨易占所謂蟻封其埳雨將至是也一名蟻封 東觀漢紀云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上以易林占之繇曰蟻封穴居大雨將至以問輔輔曰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大雨將至故蟻封其居 韓非子曰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螳埳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

行潦

爾雅釋詁文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 詩洞酌彼行潦毛傳云行潦流潦也鄭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 左傳云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丹鉛總錄云孟子河海之於行潦行音杭



潦音勞謂水勞之年大道上積水也如淮南子所謂牛蹄  
之涔無尺寸之鯉是也

綢繆

西溪叢語云綢繆二字有數義詩云綢繆牖戶注云纏綿  
也王粲云綢繆清燕娛五臣云綢繆親重貌吳質答東阿  
王書云是何慰喻之綢繆乎注云綢繆慙慙之意也

俊傑

文子云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  
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  
容眾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  
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若人

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  
以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  
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百人者  
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

市

世本云祝融作市。古史考云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  
不脩。祝融脩市。纂要云市恃也。恃以不匱也。古者二十  
畝為井。因井為市。故曰市井。市巷曰闌。市門曰闔。市中空  
地曰廛。又曰市宅。市樓曰旗亭。古今注云闌者市之垣  
闌者市之門。肆所以陳貨鬻之物。居所所以置貨鬻之物。  
隋書云天弁九星。市官之長也。主列肆闌闔若市籍之事。

祝重慙慙恐無  
二義

白帖云京師九市以致九州之貨 周禮司市掌市之  
 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  
 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  
 成賈而徵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  
 刑罰禁越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賒大市日昃而市百  
 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  
 婦為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  
 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  
 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市者  
 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  
 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

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  
 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一在  
 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賈人掌成  
 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債者質劑焉掌稽市  
 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 胥師各掌其次  
 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債糶而誅  
 罰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  
 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恒賈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  
 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注爾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  
 之屬俱名為珠俱名為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  
 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 歛

其總布掌其戒令 揚子云一闕之市必立之平 司競  
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鬪者與其譟亂者出入相陵犯者  
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北史云市  
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游觀焉 左太冲蜀都賦云市  
廛所會萬商之川列遂百重列肆巨千 張平子賦云廣  
開九市通闡帶閭懷貨方至鳥集鱗萃 大明會典云凡  
一應收稅衙門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其收稅  
有本色有折鈔其起解收貯有入 內府有留各處亦有  
添設除免其差官有巡視監收例各不一

廛

揚子危言鄭司農周禮注云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

無宅者即今之墟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即今人浮鋪也  
此極明析矣陳相之騰願受一廛使其有肆有宅豈得奪  
人之居以處他國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躔亦從廛  
蓋辰為天壤亦如地上城市之空地此尤可證 禮書曰  
夫一廛者國中之居也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所謂在  
邑曰里是也蓋廛里所以奠居而廬舍特其宿息之地而  
已詩又曰胡取禾三百廛兮揚子曰有田一廛田亦謂之  
廛者據一夫所受而統言之也

關

物原云湯始設關 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  
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

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  
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啟關則為之告有外內之  
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月令章句關在境所以察出禦  
入 漢書置關都尉以察偽游用傳出入 左傳曰縣鄙  
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杜注曰介隔也迫近  
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正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枉暴奪  
其私物 鄭玄云古者竟上為關又周禮司關注云關界  
上之關然則禮之正法國之竟界之上乃有關耳自竟至  
國更無關也 大明會典云國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  
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若臨清杭州蕪樞商稅其所  
權本色錢鈔則歸內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則歸太倉以

備邊儲每歲或本折輪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二其收鈔有  
輕重差官有專攝亦有設而復罷者 設關處所河西務

臨清九江許墅

俱戶部差

淮安揚州杭州

俱南京戶部差

氓

楊升菴云氓之為字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  
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又云  
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  
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  
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氓之癡癡抱布貿絲來即我謀送  
子涉淇至于頓丘此蓋氓之雜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  
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為氓此蓋去其本土而

占籍於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矢人

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音關西曰

箭又云凡箭簇三鏃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鏃謂之錐

或謂鈿 太公兵法云箭之神名續長 太公六韜云陷

堅陣敗強敵大黃弩名參連弓名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鉄為首

影青莖赤羽以唐六典曰箭本曰鏑體曰幹其旁曰

羽其矢末曰括又曰骨鏃曰髀鐵鏃曰鏑鳴箭曰骸霹葉

曰鈿皆古之制也竹箭以竹為筈諸箭亦通用木箭以木

為筈唯利射獵兵箭剛鏃而長用之射甲弩箭皮羽而短

用之陷堅也 合璧事類云箭竹高一丈節間三尺可為

矢故亦名焉矢之為言直也矯而使之直也然必括而羽

之括謂受弦處鏃而礪之鏃謂箭末亦棚所以發矢者箠

所以箠矢者 考工記矢人為矢鏃矢殺矢參分一在前

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弗矢七分三在前

四在後參分其長而綱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筈

厚為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

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

憚矣刃長寸圍寸鈿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

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搖之以

砥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砥其鴻殺之稱也凡筈欲生而

博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臬注鏃矢殺矢皆三分其矢之長以衡平之一分在前二分在後以鏃在筈首差重也兵矢潔矢以五分均之二分在前三分在後其鏃小輕故也第矢以七分均之三分在前四分在後其鏃又差短小故也殺其一者筈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羽其一者羽者六寸也以筈之厚為羽之深量其力之所受也陰沉而陽浮試之以水以辨竹之陰陽也比者筈之兩旁也夾其左右而設其比使輕重適均也夾其比而設其羽者置羽於四角也羽有三分刃居一分用之以射則雖疾風之中亦無所驚動也刃長寸圍寸鏃下之重三垸即冶氏殺矢之制也矢之筈其強弱欲適中矢之羽其豐殺

欲適節紆者去不直也趨者去太急也前弱則矢行而低後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起此強弱之失中者也羽太多則矢行緩羽太少則矢行疾此豐殺之失節也以指夾其矢而搖之則知羽之豐殺以指撓其幹而曲之則知筈之強弱故相筈之法欲生而搏取其體之圓也竹之圓既同則擇其重者用之竹之重既同則擇其節之疎者用之節之疎既同則擇其縝栗者用之如此其材美而其矢善矣 趙氏兵書云鶉尾金僕石弩忘歸信往皆矢名 三箭略記云富平城有蒲臺臺下紫蒲似水楊而勁堪為箭 司馬相如云夏服之勁箭 左思云其竹則篔簹筴音吟 於音吟 柱箭射箭由梧有篁篔簹有叢

函人

釋名云甲以物有孚甲以自禦亦曰介曰函曰鎧皆堅重之名 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凡察甲之道眡其鑽空孔欲其窻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橐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斷也眡其鑽空而窻窻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斷則變也注屬者甲之札葉相續也一葉為一札合甲削去

皮裏之肉但取其表合之為甲容者人身之小大長短也先觀人身然後制革煨煉革也摯至也煉之不熟則不堅煉之太熟則撓曲也鑽空穿而為孔也窻孔小貌朕縫處也着之於身無齟齬之病是於人便利也 大明會典云凡盔甲 洪武七年令線穿甲悉易以皮十六年令造甲每副領葉三十片身葉二百九片分心葉十七片肢窩葉二十片俱用石灰淹裏軟熟皮穿浙江沿海并廣東衛所用黑漆鐵葉綿索穿其餘俱造明甲二十六年令造柳葉甲鎖子頭盔六千副給守衛皇城軍士 弘治九年令甲面用厚密青白綿布釘甲用火漆小丁又定青布鐵甲每副用鐵四十斤八兩造甲每副重二十四斤至二十五斤

十六年令南方衛所鐵甲改用水牛皮造綿繩穿弔 嘉  
靖二十二年令盛甲廠改鹿皮鞋帶為透甲牛脂皮鞋帶  
改直領對襟擺錫丁甲為圓領大襟二十九年題准各處  
歲解斬馬刀折造盛甲四十二年題准行各衛所將六瓣  
明盔盡改造八瓣帽兒盔其大甲一半改紫花布長身大  
甲新式一半照舊式惟布身加長二寸共脩造甲一萬一  
千三百一十二副即用二十九年以後停脩長牌圓牌工  
料補添免行加派所造盛甲每年限七月以裏解部 萬  
曆十年令在京兩廠造明盔甲五千副給京營軍士以五  
年為期每年千副

弓

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

注黃帝臣

古今姓纂云黃帝第五

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張

氏 山海經云少皞生般始為弓矢 荀子云倕作弓浮

游竹矢 方言云弓謂之鞬或謂之贖 釋名云弓穹也

其末曰稍又謂之弭中央曰弣彌弣之間曰淵 說文云

弣畫弓也稍角弓也弧木弓也韶弓反也雍弓曲也獮弓

便利也張弛弓弦也獲弓急張也弣弓強貌也弘弓聲也

爾雅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弣以金者謂之

鈇弓歲謂之韞 魚龍河圖云弓之神名曰曲張 考工

記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

者以為選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



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注取  
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六材既具必有巧匠然後能  
調適而用之也 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  
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  
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司  
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  
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箛及其頌之王弓弧弓以授  
射甲革楛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  
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箛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  
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

水處者漁山處者牧

墨子曰舜漁於濮澤通典澤州陽

城縣有濮澤水

一作雷澤

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

郭外西北

鄭康成云在濟陰

地理志云禹貢雷澤在

濟陰成陽縣西北

管子曰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

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

者也 韓子曰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畝正

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

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嘆曰耕漁與陶非舜官

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

而民從之

尸子曰舜之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

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瀆儉則為

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 淮南子曰  
昔舜耕於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境墾以封壤肥饒相讓  
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  
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于心而化馳若神 案  
事文類聚云陶侃少時漁於雷澤網一織梭以挂於壁有  
頃雷雨梭化龍而昇  
公孫丑下

天時

疏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為支甲  
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是為干支干所以配時日而用之  
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

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  
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者蓋孤虛之  
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  
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  
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破慕容凡用師  
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 孫子曰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曹操注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  
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杜牧注曰  
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  
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  
秘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

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  
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周武王伐  
紂師次於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駭乘惶  
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天道未必凶  
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  
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而福從  
遂命軀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言  
星凶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  
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箸率  
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

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  
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  
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鼂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  
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  
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噪而前會  
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願且避之崔浩曰  
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天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  
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叙之何也  
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為一瑤一馬則必賤人逞志非以天  
道暴誰能制止故孫子叙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  
行止也周瑜為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

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  
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叙之也 劉子新論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別九地之勢

### 地利

孫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操注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九地篇中 張預注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敗之勢也 兵術訓曰破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結却笠居羊腸道發箭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

勢 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

### 城郭

管子曰內為之城外為之郭 釋名云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又云墉城垣也方城上垣謂之睥睨言于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睥言裨助城之高也亦曰女墻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 吳越春秋云鮌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博物志云城郭自禹始 輿地提綱云城為保民為之也城之制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之長三丈而高一丈也城上垣曰堞樓曰麗譙下門曰譙門無覆屋曰櫓城外河曰池

池無水曰隍然城之小者曰堡或曰鄣曰壘有軍屯處曰  
壁 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  
男三仞 公羊傳注曰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  
高五雉子男五雉高三雉 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崇  
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尊禦於天子也月令每歲孟  
秋之月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 春秋說文云天子周  
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 穀梁曰城為保  
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注夫保民以德不以城也如民衆而城小輒益城是無極  
也 玉海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  
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

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  
里之城以城為宮蓋百里之國外城九里雉門是也中城  
七里庫門是也內城五里路門是也七十里之國外城七  
里中城五里內城三里五十里之國外城五里中城三里  
內城一里于百里之國言外城則伯子男外城可知於七  
十里五十里之國言內城則公侯內城可知一里之城以  
城為宮則其宮府在中城之內矣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  
之郭此侯伯之國也 又云昔之人以大師為垣得道為  
助在德者險苟得民心雖畫地而守效死者莫肯去不然  
崇城到天巖扉重閉金鋪銅環鐵扇石樞無以結民心至  
於攜叛不若折柳之樊圃也 淮南子原道訓曰昔者夏

蘇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  
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  
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革堅則兵利城成則  
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 風俗通曰郭或謂之郭郭  
者亦大也 焦贛易林云金城鉄郭上下同力寇不敢賊  
王肅表云夫城之有郭猶裏之有表骨之有皮表裏各  
異則保障不完皮骨分離則一體不具

### 米粟

通義仁山金氏曰呂氏書說有穀曰粟無穀曰米案粟即  
所謂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  
久緩急兼儲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 封疆 谿

通義仁山金氏曰封疆古者每國封土為界爾雅釋水注  
川曰谿注谿曰谷

### 金

張衡傳注云兼金價倍於惡者故曰兼金 爾雅曰黃金  
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鋳餅金謂之鉞絕澤謂之銑白金謂  
之銀其美者謂之鏐 許慎說文曰金有五色黃金為長  
久埋不蝕百陶不輕西方之行也 後漢書曰益州金銀  
之所出 王隱晉書曰鄱陽樂安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披  
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南郡象林南有四國皆  
稱漢人貢金供稅 後魏書曰枝豆國出金銀河鈎莧國

出金珠 華陽國志曰廣漢涪水有金銀之礦 齊書曰  
 金車王者至孝則出金人王者有盛德則游於後池林邑  
 有金山汁流於浦 林邑記曰上金為紫磨金又曰揚通  
 金 溪蠻聚笑云沙中鍊金又出於石碎石而取者視沙  
 色為金有苗路夫匠識之名土絲金 淮南子曰瑛五百  
 歲生黃頰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為黃龍注瑛石也中  
 央數五故五百歲一化頰音胡貢反頰黃金水銀也秦以  
 一鎰為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為一金 格物要論曰  
 南番瓜子金麩皮金皆生金也雲南葉子金西番回回金  
 皆熟金也其性柔而重其色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以赤為  
 足色也 丹房鏡源云凡金有二十件雄黃金雌黃金曾

青金硫黃金土中金生鐵金生銅金鑰石金砂子金土碌  
 砂子金母砂子金白錫金黑鉛金朱砂金已上十五件惟  
 祇有還丹金水中金瓜子金青麩金草砂金等五件是真  
 金餘皆是假 說郭云黃金生天下爭黃金如土天下古

大夫

通典曰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  
 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  
 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 冊府元龜云魯謂之宰仲  
 尼為中都宰是也齊謂之大夫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  
 大夫是也楚謂之尹沈尹戌為方城之外縣尹是也亦謂  
 之公葉公諸梁是也

戟

說文云戟有枝兵也戟長丈六尺讀若棘又云鎮鄒大戟也 廣雅云匣謂之雄戟 方言云戟楚謂之子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鈇或謂之鑕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鏐胡其曲者謂之鈎鈇鏐胡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匣戟其柄自闕而西謂之秘或謂之爰考工記戟秘寸有半其刃三之四寸半胡四之六寸援五之七寸半倨勾中矩與刺重三鈇音禮書曰蓋戟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也胡則正方中短而下垂者也援則磬折而上達者也 又曰戟或作棘春秋傳曰子都拔棘荆至位言越棘周禮言棘門則戟棘一也 後世有戔戟

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二或施於公門或設於私第故漢秦

彭唐李晟皆得設棨戟以代斧鉞 漢書云晁錯上言曰

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

當一 司馬相如云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 左

思云吳鈎越戟 又云周廬千列陞戟百重 傅玄云羽

林虎旅長戟楠音參音

牧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牛

人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

之 羊人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

之列子云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諸掌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言天下何也對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為群使五尺童子荷簞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簞而隨之則不能矣 史記云卜式入山牧羊累致千金上召之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布衣牧羊歲餘羊悉肥上過見其羊喜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取群上以式為奇拜為郎

### 靈丘

地理志云代郡有靈丘縣

蓋

地理志云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 羸

疏案魯桓公三年左傳杜預注云羸齊邑今泰山羸縣是也

### 棺槨

禮記云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 諸侯大棺八寸屬六寸裨四寸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庶人四寸大棺棺之在表者屬裨小棺也大夫無裨士無屬以等尊卑也 諸侯裏棺用朱綠雜金錯大夫裏棺用玄綠牛骨錯士不綠諸侯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三衽二束士蓋不漆二衽二束 杜祐通典云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槨其棺槨不得雕鏤彩畫

戶牖欄檻檨內不得有金寶珠玉

龍斷

孫奕示兒編云龍音壘斷如字龍斷者岡壘斷而崛起之  
小山也四顧無礙可左右望而見其商旅負販之來者以  
羅取一市之利 九經補韻龍音壘合于上聲二腫壘字  
下添入

畫

齊東野語云黃彥和嘗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畫讀如畫  
夜之畫非也史記田單傳載燕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  
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 水經注云澶水出時水東  
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澶中也俗以澶水為宿留水以孟

子三宿出澶

路史國名紀云畫故畫城在西安城南有

澶水耿弇進軍畫中者胡麥切

又曰畫齊大夫之封見

風俗通有畫氏孟子宿畫者

几

演繁露云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  
捧抱釋名曰几廢也所以廢物者也其音軌其義則閣也  
案漢武內傳帝受王母真經廢黃金之几是以几而貯閣  
經文也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悉雕畫為五色龍則几者  
所以坐也非案類也語林曰孫馮翊往見任元褒門吏憑  
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吏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  
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為憑几何必狐瞠鵠膝

曲木抱腰用此推之則几之形象可想大率如今之胡床  
頂施曲木而俗以抱身交床名之是其象矣第古無繩床  
既為坐具必是施板竹林七賢論曰阮籍在袁孝尼家醉  
起扶書几板為文王逸少見門生家棊几滑淨因書真草  
其父刮去是皆有板可書也孟子隱几而卧南郭子綦隱  
几而坐嗒然似喪其耦皆其事也必以几閣其手故得以  
寄其逸也若周禮玉几漆几用材設飾則有別若其形制  
無二也 詩云授几有緝御 周禮云春官司几筮吉事  
變几凶事仍几又云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几書云王洮  
頽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西京雜記云漢制天子玉几冬  
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皆以木為几冬則以罽為

囊憑之不得加綈錦 張華云倚几之設設而不倚作器  
於此成禮於彼

休

國名紀云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

崇

國名紀云崇縣國伯爵昔文王伐崇命無煞人民壞宮室  
崇人歸之如父母 又云春秋之箕崇小國趙穿侵崇者  
非崇侯國

名物攷卷之十四

名物攷

卷之十四

三

名物攷卷之十五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纂

門人王道熙

校

孟子

滕文公上

瞑眩

書疏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

眩 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

飪粥飪饘同

廣雅曰粥糜饘也 釋名曰糜煮米使糜爛也粥濯於糜

粥粥然也 周書曰黃帝始烹穀為粥 風土記曰天正

日南黃鍾踐長是日始牙動為饋粥以養幼微尚以赤豆為糜所象色也 說文云周謂之饋宋衛謂之餼 天文要集云玉井主粥厨 楊雄方言云又粥稠者曰饋稀者曰醕

### 居廬

儀禮喪服子夏傳云居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無時歆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經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蔬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禮書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之喪居聖室芻翦不紬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君障之大夫士不障喪大記謂若為廬宮之大夫士檀之

是也庶子而下廬于東南是也 廬立於既殮毀于既練寢苦枕塊不說帶經不與人坐此居廬之大略然也廬男子之事成人之禮也故婦人與童子不廬廬嚴者也故疏衰不廬疏衰不廬非服母者也服母雖疏衰廬

### 民事

魏志司馬芝曰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燠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堽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 說苑云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

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  
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  
籍不舉力役 文選潘安仁籍田賦曰高以下為基民以  
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  
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無儲  
穡以虞災徒望歲以自畢三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  
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  
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  
之要術也 魏王粲務本論曰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為務  
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為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偕也故  
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

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  
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  
室不得有懸耜野積踰冬奪者無罪場功過限竊者不刑  
梁書范雲傳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眾賓曰刈  
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伏  
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 丹鉛摭錄曰  
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籍田詔見之農天下  
之大本又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  
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  
于農矣三年正月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賜農民  
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除者永除之也始也

再賜半租于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  
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無以異也  
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  
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故  
三見文帝之詔四見景帝後三年詔五見武帝元鼎六年  
詔成帝陽朔四年詔則曰勸農明帝永平四年詔則曰祈  
農章帝元和元年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控  
惚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  
家法也 梁書紀曰稼穡為寶周頌嘉其樂章禾麥不成  
魯史書其方冊秦人有農力之科漢氏開屯田之利 玉  
海云治生於敬畏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后妃不忘織維  
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公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  
皆言農桑之候也見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  
知小人之依也

茅

合璧事類云茅說文謂之菅叢生根如相連葉長三四尺  
生於荒野間野人刈以覆屋江淮間生者一莖三脊有茅  
刺者曰菁茅

一索綯

小爾雅曰緇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為  
絳 物原云遂人作繩軒轅因作綿索

貢助徹

禮書周官載師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四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  
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旅師有勸粟許慎釋勸為助孟子曰九一而  
助穀梁曰什一籍而不稅此周之助法籍而不稅則同乎  
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畝而以  
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  
民耕百畝以公田十畝徹十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  
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  
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  
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孔穎達之徒申之

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是助之  
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  
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于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  
又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又則於  
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公歷商周則  
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  
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則法略於夏備於周可知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  
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  
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  
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



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鄭樵曰夏之貢使之自貢其所有以當賦謂之貢商之助籍民力而不稅謂之助周之徹使民透徹而耕謂之徹孟子曰助者籍也徹者徹也呼為車轍之轍則無義註家又謂通用夏商之制則當為通徹之徹如漢書避武帝諱改徹侯為通侯是也橫渠曰百畝而徹是透徹之徹一井而田九百畝公田百畝八家皆私百畝盡一井九百畝之

田合八家通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裒分以裒分之數先取什之一歸之公上其餘八家共分之此之謂徹年有上下則司稼行野觀稼以出歛法公劉居邠徹田為糧宣王之時召申伯徹土田春秋之時有若對哀公以盍徹之語皆徹也如此則井田易制不必如棊局然也王畿千里東西長南北短相覆為千里亦猶是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助法制公田而不稅如夫此則公卿萊地及九服之內盡是助法惟六鄉六遂公邑二百里地用貢法與商制亦何異豈有天子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但為公田而不稅哉予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徹法田皆為井井

中為公田外為八家之內透徹而耕及其出稅依公田之法而稅之凡言公田商法也文王為商諸侯武王初得天下純是商制到得周公攝政作禮樂方變助而為徹凡言周為公田皆在文武之時不知周公時已變之矣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又曰雖周亦助也蓋疑之之辭耳人徒見大田之詩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復疑是商制不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今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諷上章雖有曾孫是若之文安知非武王而以為成王乎傳稱穀出不過藉數正如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毛詩春秋論語孟子皆不謂周有公田後儒改之非也康成惑之亦非也然周公必變助法何也商宋

民頑吏猾公田之耕或不盡力版籍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制其賦稅而已此所以用徹法

### 庠序學校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商學也判宮周學也 尚書大傳云耨鉏已藏歲事欲畢餘

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始入大學 禮書曰周之學

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

郊則小學也 又云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

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者老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

官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黨正會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

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

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  
教子弟子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  
家而教之于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  
之黨有庠可也 又曰爾雅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名本此  
陳書沈不害上書曰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  
必崇于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壁水業盛於  
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以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  
節是以說訓番範啟導心靈壁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  
倫以睦卑高有序執理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  
伯於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  
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 馬端臨曰

古之教者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  
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  
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  
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  
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  
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  
者其德行道藝俱足為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  
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  
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  
異趣政與教始殊途于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  
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

各物疏 卷之十五  
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日習讀  
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習而從事乎簿書期  
會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  
術皆筌蹄國家之學宮皆芻狗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  
又况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  
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  
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大明會典云 國初兩京  
及中都俱設國子監天下府州縣俱設儒學其後裁中都  
國子監而各都司衛所亦有設學者

經界

疏云鄭注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

之字因取名焉 虞齋蔡氏曰溝水界也溝洫之類也如  
曰澮曰川皆是塗陸界也如曰徑曰畛曰涂曰道曰路皆  
是封土堠也植種木也直音曰五里一堠 鶴林玉露云  
朱考亭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  
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  
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逸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  
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  
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

穀祿

疏云穀所以為祿故云穀祿

圭田

案宋志云周自  
卿以下有圭田  
小稅晉有芻粟  
山後魏宰人之  
官有公田北齊  
一品以下公田  
唐制內外  
官給職田五  
代以來遂廢

禮書云言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商禮也商政寬  
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故周禮士田以任近郊  
之地稅什一後魏有公田隋文帝時有公廨田唐凡京諸  
司有公廨田諸京官諸州有職分田 又云士虞禮曰圭  
為哀薦之饗詩之吉蠲或作吉圭則圭田潔白也卿以下  
有圭田猶天子諸侯之有藉也 又云圭田祿外之田也  
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  
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鄉達於士圭田同等欲各致  
其誠敬而已後世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王制  
曰夫圭田無征注周官制度云圭田自鄉至士皆五十畝  
此專主祭祀故無征 讀禮疑圖云按圭田鄉大夫既死

案惟士死田則  
亦不祭而失位  
則无田圭田當  
任者之身明矣

而使其子孫奉祭祀之田也若當卿大夫士之身則三鼎  
五鼎之制不同不可一槩施之且其祿田亦足以供祭祀  
何必更與圭田邪既死而田祿已收則與圭田供祭忠厚  
之道也然其子孫之受圭田者世次當必有差雖恩禮厚  
者亦俟親盡祭絕則歸於官無永世僭據之理也

餘夫

案宋志云周自  
卿以下有圭田  
小稅晉有芻粟  
山後魏宰人之  
官有公田北齊  
一品以下公田  
唐制內外  
官給職田五  
代以來遂廢

周禮遂人以疆予任配上地夫一廛四百畝萊五十畝餘  
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  
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班固曰歲耕種  
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  
下田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

如此 賈公彥以先儒之說與孟子不同謂比餘夫是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晦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晦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 禮書曰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晦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晦以其家既受田百晦而又以百晦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晦菜半之中地二十五晦菜亦二十五晦下地二十五晦菜五十晦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菜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晦之田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

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晦二十九已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晦是附會之論也 鄭樵曰夫圭田商制也周則土田矣餘夫二十五畝商制也周則皆有百畝矣

守望

疏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得以投隙來

方里

留青日札云王制疏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所謂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佃治土也夫三為屋是三頃也屋三為井濶三百步長三

百步是九百畝長闊一里也若夫路程則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又方一里計十二萬九千六百步也或曰三百六十步為一里若夫居止則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或曰五家為軌十軌為里 魏書高允傳曰古人云方一里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一百二十二萬斛

### 井田

甫田正義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其言取孟子為證殊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群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

說樂緯咸以為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詩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歲取為稅歛之言參之於司馬之書校之于一成之稅其數正允海玉 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日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 穀梁傳曰古者三百畝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

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小荀子曰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 通典曰黃帝始  
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  
間為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於黃帝成于太禹備于  
周壞于秦也 潛虛曰井田之行何富何貧萬國之均  
路史曰井田之義居則為鄰出則為伍墾其地可以足食  
聯其民可以足兵辨其疆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  
脩阻固九軍之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  
尾井之圖也田廬在內溝洫在外井之固也安存同福危  
亡同憂井之義也耒耜服勤戈戟之象服牛乘馬車騎之  
象合耦於鋤用衆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於夫井

之間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 夾漈鄭氏曰井田  
之法所以為良者以田與賦不相離雖暴君不能違田而  
取賦汙吏不能什一而加多至秦孝公開阡陌之法田賦  
始相離故所取者不多乎什一則少乎什一也其弊至於  
收太半焉 困學紀聞云遂人治野廼鄉遂公邑之制匠  
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  
夫無公田邦國用穀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亦云  
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永  
嘉諸儒欲混為一康成注分為二是也 老泉蘓氏曰井  
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  
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



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  
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  
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  
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  
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  
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  
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  
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  
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  
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啟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  
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躋整其疆界非一日而

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  
便於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  
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  
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  
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  
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没入官  
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  
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  
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  
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  
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于貧而彼嘗已

過吾限者散而入於它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金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馬端臨曰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公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貧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寔廣然又皆為世卿強大夫所制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

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予奪校其豐凶以為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攷覈而姦敝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么麼之能自存者無幾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

何也由乎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為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井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以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

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予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冊鉛總錄劉凱云井牧始于黃帝則左傳所謂井衍沃牧臯隰也韋昭三五曆云黃帝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則井田始于黃帝矣井即助法牧即貢法夏殷田制黃帝之世已然矣

屨

方言云屨屨屨屨也徐亮之郊謂之屨音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屨為自關而東屨屨其痺者謂之屨音

下禪者謂之鞮絲作之者謂之履麻作之者謂之不借屨者謂之屨東北朝鮮冽水之間謂之鞞角南楚江沔之間

總謂之屨沔水今在襄陽西南梁益之間或謂之屨或謂之屨今漆屨有齒者索履

其通語也徐土邳圻之間大屨謂之鞞角釋名

云屨拘也所以拘足也齊人謂鞞屨曰罪罪皮也以皮作

之曰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苦之不假借人也周禮屨

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句素屨葛

屨鄭司農云赤纁黃纁以赤黃之絲為下緣喪服傳曰疏屨者蔗蒯之屨也

實錄云始皇二年始以蒲為屨宋衷曰黃帝臣于則作

罪屨又釋名曰屨草屨也出行着之屨輕便因以為名

說郭云不借草屨也世本云於則作罪屨賈子云天

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圈履又云士卒百工履

色無過綠青白奴婢履色無過純青古繪賈者一足白履

一足黑履鹽鐵論云古者庶人屨扉草履今之富者韋

沓絲履

耒耜

考工記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又云車人為耒庇音刺

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耒謂

耕耒庇謂耒下岐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

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

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說文云耜耒端木也耒

手耕曲木也耒耜以振民耒耜經曰耒耜農書之

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冶金而為之者曰犁鏡本作曰犁壁斲木而為之者曰犁底曰壓鏡曰策頌曰犁箭曰犁轅曰犁梢曰犁評去聲曰犁建曰犁槃木與金凡十有一事

饗 殮

周禮注小禮曰殮大禮曰饗又曰殮客始至之禮饗即將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饗夕殮殮如今驛舍下馬飯饗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殮享宴必以早為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饗然殮字从夕食今作殮訛矣子揚

倉 廩

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

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調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仍音 注儲粟曰倉藏米曰廩 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廩矜也寶物可矜惜者投之其中也 韓詩外傳云楚莊王賑廩同食 管子云不務地利倉不盈

冠

禮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綏諸侯之冠

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垂綏五寸惰游之冠也玄冠縞武  
不齒之服也 說文云冠首服弁冕之總名冠貫也所以  
貫韜髮也 白虎通曰冠者卷也所以卷持其髮 三禮  
圖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後以為冠冠之始也今武冠則  
其遺象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冒  
皮後代聖人易之見鳥獸有冠角顛胡之制遂作冠冕纓  
綏 後漢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  
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商之章甫者也委貌以  
皂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進賢冠古緇布冠也公侯三  
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

弟子皆一梁 唐志緇布冠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  
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

素

雜記鞞以素鄭注曰素生帛也 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  
工織素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又新裂齊紈素皎潔  
如霜雪 又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柳宗元云染毫  
東園素

金 甌

詩傳云有足曰錡無足曰金又曰鬲金屬 說文曰江淮  
之間謂金曰錡 方言云金自關而西或謂之金或謂之  
鍍甌自關而東謂之甌或謂之鬻或謂之酢鎔 孫炎曰

素古人動以竹  
素並稱素非獨  
可製冠也始所  
以漸變奇觚而  
啟薄蹠之始者  
與其輕明勻淨  
易於點染可想  
見矣

關東謂甌為鶯涼州謂甌為鈔 古史考云黃帝始造釜  
甌火食之道就矣 合璧事類云甌所以炊飴之具古者  
甌實二黼厚半寸唇寸底七穿甌其無底者字從瓦二器  
陶者為之今以木後世之製也其于捧挈尤輕且便 韓  
詩外傳云舜甌盆無臙飯乎土簋吸乎土型 劉向曰食  
穀衣絲而非耕織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食於釜  
甌須以生活而非陶冶皆不知本也

鐵

詩時乃錢鑄 周禮鍛氏為鑄器 家語云鑄劔戟為農  
器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鋤一椎一  
鎚然後成為農 韓文李惟簡誌益市耕牛鑄鈔鉏斲以

給農之不能自具者

陶冶

疏陶作瓦器之匠也 冶鑄金之匠也 周書曰神農作陶

呂氏春秋曰夏桀之臣昆吾作陶 黃帝之時有甯封

人為陶正 周禮考工記云搏埴之工陶旒有虞氏上陶

又云陶為甌實二黼厚半寸唇寸甌實二黼厚半寸唇

寸七穿鬲實五穀厚半寸唇寸 又云凡陶旒之事髻墜

辟暴不入市注髻薄也髻傷也如鋤墜之傷物也辟破裂

也暴爆起也此皆器不中用者 又云攻金之工築氏執

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鍾臬氏為量鍛氏為鑄桃氏為

劔 尸子云蚩尤造冶 莊子云大冶鑄金 古史考曰

燧人氏鑄金作刀鑄金即冶也而周書亦謂神農作冶  
淮南子云陶人埏埴也其取之地而為盆盎無離於地其  
已成器而破碎浸爛後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無以異也

### 九河

疏九河在東北案爾雅云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  
馬頰四曰覆釜五曰湖蘓六曰簡七曰絜八曰鈎盤九曰  
鬲津是也爾雅疏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  
故曰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  
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  
覆釜胡蘓其水下流故曰胡蘓胡下也蘓流也簡大也河  
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鈎盤言

揚子廣言云朱  
子注孟子九河  
以簡與絜為二  
非也簡深本一  
水其一則河之  
經流也蔡沈注  
禹貢亦不以朱  
子之說為然

河水曲如鈎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為津也  
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  
蘓水流多散胡蘓然其餘同李巡簡云徒駭今在成平東  
光縣今有胡蘓亭馬頰覆釜鬲津鈎盤之名同李巡簡云  
水多約絜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疏九河云復其故道  
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  
或九河雖舊有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此所云是也漢  
書溝洫志云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  
名有徒駭胡蘓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  
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  
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



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蘓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此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

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水經注春秋緯寶乾圖云移

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此九河之名義也案胡蘓東光本即東莞當當作光字之誤也穆天子傳云升于盟門九河之隘注尸子曰

河出於盟門之上盟一作孟水經注穆天子傳曰北登盟門九

河之隘東入般縣為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春秋命

曆序曰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陽谷分九河楚詞

云與女游兮九河續停驂錄云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

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多實少故罕成跡惟有費財

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

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于河事

者亦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

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河嘗橫潰為患

斯言也尤為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決曰

溢決生於不能達溢生於無所容徒潰者決之小也汎溢

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被害

各物文 卷之十五 十一

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蓋由於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為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瀆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濶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黃河水異凡立春後凍解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謂之水信二月三月曰桃花水春末曰菜花水四月末曰麥黃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中旬後曰樊山水七月曰荳花水八月曰荻苗水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復漕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凌水非時汎漲曰客水其勢移猗橫注岸如刺毀曰劄岸漲溢踰防曰抹岸掃

岸故朽潛流其下曰搨岸浪勢旋激岸土上墮曰淪捲逆漲曰上展順漲曰下展直流中屈曲橫射曰陘窳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曰拽白又曰明灘水退汗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為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 大明一統志云九河故道徒駭在滄州廢清池縣太史在南皮縣治北馬頰在東光縣界胡蘓在慶雲西南簡絜在南皮城外十餘步鈎盤在獻縣東南二百八十里禹津在慶雲又在樂陵西三十里考書與此多不合又程氏以九河已淪於海酈道元亦云此蓋後世新河傳以舊名今亦堙塞又覆鹵枯河自慶雲經海豐南入海大 明會典云黃河發源詳載元史其流合陝西山西諸水而

始大至河南始散漫泛溢至山東勢益峻急衝決無常  
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淤安山 正統十三年河溢滎陽  
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州  
府沙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 景泰四年命官  
塞之乃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復於開封府金龍口即  
隆口筒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 弘治  
二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鎮入運河而紅荆口并陳  
留通許二縣俱淤淺命官治之五年復決未幾又決張秋  
運河水從以入海運舟甚艱命內臣及文武官往治發夫  
數萬於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下由梁靖口  
至丁家道口會黃河出徐州流入運河又從黃河南濬孫

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川東入於  
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由  
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縣渦河會於淮又從黃陵岡至楊  
家口築壩堰十餘并築大名府三尖口等處長堤二百餘  
里及脩南岸于家店筒瓦廂等處堤一百六十里始塞張  
秋決口更名曰安平鎮又於河東置減水石壩分五洞以  
洩水勢令管河官隨時脩治 正德四年溢皮狐營決曹  
縣之温家口馮家口等處又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  
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賈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水小堤脩  
運河大堤東南行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合而  
南注遂決楊家口道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命官塞之

十二年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命官修濬 嘉靖五年上  
沅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鷄鳴臺口入昭陽  
湖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泥  
沙填淤亘數十里管河官力濬之僅通舟楫六年復塞老  
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處命官發丁夫數萬於昭陽湖  
東北起汪家口南抵留城口改鑿新河以避黃河衝塞之  
患尋以災異罷役命官即故道濬之脩築單縣林臺至沛  
縣舊城隄百四十餘里以塞入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家  
渡口殺上流之勢沛漕復通九年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  
臺出穀亭口命官濬趙皮寨抵寧陵故道及築睢州張見  
口至歸德州長隄一百餘里以禦泛漲尋以河流改遷罷役

十四年築岔河口縷水隄一道長三里又於曹縣八里灣  
抵單縣侯家林築長隄八十里十六年鑿池丘店野雞岡  
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丁家道  
口淤河五十里二十一年又鑿野雞岡上流李景高等口  
支河三導河東注以濟二洪二十四年由野雞岡決而南  
至泗州合淮入海遂濬蔡城五河臨淮等縣二十五年又  
決曹縣溢入武城金鄉等處單縣漂溺甚衆命總理河道  
都御史會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撫按官議築曹縣等處  
不果三十一年又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  
里命官濬之役夫五萬餘三閏月而成三十七年淤新集  
趨段家口析為六支入運河又由陽山趨郭貫樓析為五

支出小浮橋會徐州洪四十四年郭貫樓淤遂決華山出  
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泛胡陵城孟陽泊至穀亭南  
溢於徐命官往治乃接六年所鑿故跡役夫濬之為南陽  
新河又疏舊河自睢城至境山又堤馬家橋遏河流之出  
飛雲橋者使盡歸秦溝曹沛橫流始絕惟茶城時有淺阻  
隆慶四年又決邳州注睢寧出小河口自曹家口至直  
河淤百餘里命官濬之復故渠盡塞諸決口六年築堤自  
徐沛至宿遷三百七十里 萬曆元年茶城復淤修建境  
山閘并護房村等處堤岸及築遙堤四年開草灣導河自  
安東縣後至金城五港入海然汎濫如故曹豐徐沛之間  
隨塞隨決五年秦溝復淤自崔家口歷北陳鴈門集等處

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一支自九里溝誼安山歷符離出  
小河口而崔鎮大決散漫湖泊間桃源以下故渠多淺六  
年命官脩治乃議塞崔鎮口因築遙堤東水衝其南岬自  
三山頭至李字鋪長二萬八千五百五十八丈又自歸仁  
集築橫堤至孫家灣長七千六百八十餘丈又于桃源縣  
馬廠坡築堤長七百四十丈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岬  
自谷山至直河長九千四百六十四丈又自古城至清河  
長一萬八千四百十丈建崔鎮等滾水石壩四座以緩泛  
溢之水使不能潰堤而出河流乃安 李滄溟集云善乎  
開新河不盡棄舊河引安流不盡排黃流之為言乎所謂  
善用河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憊固自持議與衆相難極

也苟得其狀疆直自用安所恤哉 元潘昂霄河源志曰  
河源在土蕃界其思西部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  
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勝人跡旁履高山下脉  
粲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轉  
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惱兒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驚  
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  
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  
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程岐裂八  
九股名也孫韓論譯言九度通廣五七里馬亦可度又四  
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草囊乘騎過之民亦糾木幹象舟  
縛髦草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二里深巨

測矣朵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  
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時  
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  
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潤即提潤提二地相屬又  
三日程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崑崙迤西人簡  
少多山處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或有髦牛野馬狼狽獐  
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  
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  
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  
至崑崙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  
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官府州縣河州置司土蕃等

處宣慰司所轄又四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  
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  
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鳴沙州過應吉州正東行至寧  
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  
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  
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  
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羈聯拘執艱厄百羅歷大宛月  
氏等數國以為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  
源一出于閼一出葱嶺于閼水地行合葱嶺河河注蒲類  
海不流洑至臨洮出焉今洮水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士  
人言于閼葱嶺水其下流散入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

尋源得織女支椀石以歸亦妄也 柯九思序河源志山  
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洶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陬實惟  
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洶澤山經又稱  
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  
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西域稱阿耨達太  
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羗  
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終莫能有究之者  
逮世祖命臣都實置即河源故昂霄得究其詳實搜源析  
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云

濟

釋名曰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 晉地道志曰

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鬪南決為滎澤 大明會典云濟  
河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  
出於陶丘北又東北會於汶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  
元人作金口壩傍有河即黑風口西通濟流並入會通河  
濶

地理志云濩水出東郡東武陽縣

汝

水經注曰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孟山

漢

周禮荊州其川江漢疏案水經山海經云漢水出隴氏道  
縣嶓冢山初名漾水東流至武都沮縣始入漢水東南至

葭萌與羗水合至江夏安陸縣名沔水故有漢沔之名周  
昭王溺于此又東至音陵合滄浪之水屈原遇漁父之處  
又東過三澨水大別山入江 盛弘云荆蘊玉以潤其區  
漢含珠而清其域 楊雄蜀都賦云流漢湯湯驚浪雷奔  
望之天迴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  
璧玉 蔡邕賦云配名位乎天漢披厚土而載形發源自  
乎嶓冢引滄澧而東征 鄭玄云漢與江鬪轉東成澤

淮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東逕  
義陽縣及義陽縣故城南又東得澗口水東過江夏平春  
縣北又東油水注之又東北與大木水合又東北流左會



湖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新息縣南又東逕浮  
光山北又東合壑水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又東逕淮陰  
亭北又東逕白城南又東逕長陵戍南青陂水注之又東  
北合黃水又東過期思縣北淠一作淠水注之東過鹿縣南  
汝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  
來注之又東谷水入焉又東北左會潤水淮水又東北窮  
水入焉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泚水洪水合北注之又  
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  
北又東北逕壽春縣故城西又北左合椒水又東過壽春  
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又北逕山碇中謂之碇石又  
北逕莫耶山西又東過當塗縣北渦水從西北來注之又

東北濠水注之又北沙水注之又東過鍾離縣北又東逕  
夏丘縣南又東逕浮山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又東  
池水注之又東斬水注之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  
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過  
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又東兩小水流注  
之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大明會典云自漢以來  
即有高家堰在淮安之東南永樂間通淮河為運道築  
堤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自淮安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  
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運船由江入淮之道建清  
江等閘遞互啟閉又築土壩以遏水勢後閘壩禁弛河渠  
淤塞嘉靖八年疏治復舊隆慶中高家堰廢淮水由

名物考 卷之十五  
黃浦口決入漫衍民田 萬曆四年開草灣河渠長六十  
二里分殺黃河以緩清口之衝七年復築高堰起新莊至  
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  
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塌損  
改建於其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  
射因廢拆新莊閘又改福興閘於壽州厥適中處所其清  
江板閘照舊增脩又議脩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禮  
智二壩加築仍舊車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鄰恐  
有衝漫移築天妃閘內八年用石砌高堰九年又於府城  
南運河之旁自窯灣楊家澗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  
十五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備清浦之險十一年建清

江浦外河石堤長二里磯嘴七座又建西橋石堤長九十  
八丈以禦淮黃之衝○案時事牘云淮水發源桐柏環統  
泗州東北趨清河縣而與黃河會并流入海前此未聞有  
淮患也惟適年海口沙壅河身泥結下流既塞洪浸倒灌  
兼之高堰一築而淮益無所洩以故日積月累停蓄而為  
祖陵之患矣 祖陵係根本重地急挑濬而護玄宮萬  
萬不可緩者然運道關京師之命脉疏濬係數郡之利病  
良亦非細事無兩利勢多掣肘大率治河之策當治下流  
下流一通則上流自安今日之河工淮黃並治其大較也  
先黃後淮其概宜也何者欲安 祖陵則不得不洩淮水  
欲洩淮水則不得不濬黃河下流以殺其奪淮之勢既令

黃不奪淮然後酌高堰周家橋清口等處量加疏通則淮有所洩黃無所漲兩就下而兩不相侵國家兼利之策計或無逾此矣 一云淮之壅為 陵泗患也由于河身日高河之高為淮壅也由於海口不深則夫導淮以出積壅分黃以縱淮水而又別濬海口以通黃流誠今日之急務而不容緩者為今之計宜先將高良建壩武墩建閘急濬周家橋等處以洩淮水而黃家壩分黃之役亦漸次興舉此所謂標本並治 國家永賴計也

泗

地理志云泗出濟明乘氏縣又云出下縣北○水經云泗水出魯下縣北山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

縣東南流鄆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平陽縣西又南過高平縣西洸水從北西來流注之又南過方與縣東荷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洧水從東北來流注之又南過沛縣東又東逕山陽郡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又東南過呂縣南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于海○大明會典云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兗州東門外五里金石作壩建閘遏泗之南趨 國朝因而脩築每夏秋水長則啟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塔里河出師家莊閘冬春水微則閉閘今由黑風口東經兗城入濟又南流會洸水至濟寧出天井閘○案時事牘云陵泗受患委因

壅滯所致然淮之壅非盡由高堰所障以黃強倒灌淮口  
淤沙自積使淮不能縱之而出耳若黃流既分清口淤沙  
盡開則淮稍得由故道雖周橋等處建設閘壩等工似亦  
在可緩矣又何必以開高堰為哉 一云若治泗水之標  
則又議開老子山北折而入之江者老子山為禹所排淮  
泗注江之路則以禹之治淮泗者治之可也洎又考昔之  
河惟恐其不南今之河惟恐其不北何也北高南下勢若  
建瓴則以黃冲淮勢如奔馬故有開張福隄口一百三十  
丈以疏淮流而淮水落二三尺者此往事之明驗也夫張  
福口居淮河北流與清口相對故知隄張福則水勢向南  
而淮病隄清口則水勢向北而淮不病為今時計宜盡拆

去張福隄而於清口造隄以束之亦一舉而兩利也 又  
聞禮臣建 祖陵脩築之議謂 陵垣外隄之內橫為四  
隄衝射 殿寢薄水者三大塘也而衝射尤非所宜故凡  
水浸處皆宜實之以土而實土之法一如掌平勿令空闊  
低窪以為水壑大都後欲高而前稍下近 陵處欲高而  
近外隄處稍下即有雨水亦就下而無所積其外金水溝  
止準內溝之廣狹俾氣翕聚而開溝之法亦宜屈曲而至  
閘口不令直射言南北二隄可盡拆卸隄岸須另用石砌  
一溝而砌溝之法深六七尺廣四五尺沿隄逶迤而繚遶  
庶內水可以消納而無浸漬之害至慮取土之難也則詢  
之州人僉謂近 陵地脉土不敢動自遠崎嶇而至舟畏

風浪叵測詎不難之但開溝取土足填大半所不足者即  
索之遠地不堪勞費矧為 祖宗根本地謀又豈因憚小  
勞而輒中止即其論議鑿鑿無非欲培萬年 國脉以慰  
九重孝思孰非今時所當舉行者哉

江

釋名云江者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出物不私所公共也  
風俗通云江者貢也為其出珍物可貢獻也 河圖括地  
象云岷山之地為井絡乃江源也 荀子孔子曰江出  
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觸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  
楫不避風不可以涉 水經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在  
益州建寧滿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

江初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  
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  
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注九道曰九江一白鳥江二  
上江四嘉靡江五剛江六三里東會於彭澤經蕪湖名為  
江七箇州江八沙堤江九廩江中江東北至南徐州今鎮名為北江而入海 郭璞江賦  
云咨五材之並用嘉水德之靈長唯岷山之導江初發源  
于濫觴聿經始于洛涿攏萬川于巴梁源三分于岷嶽流  
九派乎潯陽

后稷

通典云堯時棄為后稷無黨司馬

稼 穡

疏云稼穡者說文曰種曰稼歛曰穡也

司徒

周禮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應劭曰徒衆也司徒主人衆也 左傳鄭子曰祝鳩氏司徒也

注云祝鳩鶴也鶴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 詩玄鳥箋契

為堯司徒有功封商錫其姓焉 說苑云堯之時舜為司

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 司馬相如傳注張揖曰禹為堯

司空禹為堯司徒 張鷟曰虞書五教實委司徒之班周

禮六卿爰開地官之位

治任

楊升菴云壬担也字亦作任孟子治任將歸又負戴注云

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曰我任我輦

淮南子曰任動而車鳴所謂任者皆指担也

秋陽

綦母邃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

缺一作鴉

趙註缺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缺應陰而後動者也 埤

雅鴉伯勞也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

動陽氣為仁義陰氣為殘賊伯勞賊害之鳥也其聲鴉鴉

故以其音名云月令仲夏曰鴉始鳴是也釋鳥云鵲鴉醜

其飛也醜言其飛不能翱翔竦翅上下而已許慎說文以

為醜歛足也今鵲鴉醜飛亦皆歛足腹下詩曰七月鳴鴉

兼伯奇豈生孝  
而死逆哉街譚  
老說傷教多矣

八月載績至倉庚知分鳴鴉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  
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鴉鳴可績之候也舊云鴉善制蛇鳴  
則蛇結類從曰鴉鳴在上蛇盤不動鵲鳴在上蟬反不行  
酉陽雜俎云百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  
鞭小兒能令速語南人云母有娘乳兒兒病如瘡唯鴉毛  
治之 物類相感志云五月五日中捕伯勞鳥陰乾置金  
上金為石也又云以血塗金上即如石物人見惑之必棄  
於路上

荆舒

沈池筆記云王  
介甫先封舒公  
改封荆公詩曰  
舒命是懲識者

穀梁傳曰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  
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左傳楚大饑

云宰相不學之  
過也

舒舒叛之

帛

劉存事始曰昔先王未有絲後世聖人治絲麻以為布帛  
合璧事類云帛繒也繒帛之總名素緻繒練熟之也縞  
又繒之精者然事宜各有不同焉

麻 縷 絲 絮

爾雅曰枲麻縻枲實縻子麻母 廣雅曰縻麻也 晉郭  
璞麻蒼曰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  
在邇求之好遐 唐百官志云織染署麻三斤為緜 又

云織染著絲五兩為絢 周禮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  
其賈揭之注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 幌氏凍絲以

浼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  
 七夜是謂水凍注浼水以灰凍水者漚之宿諸井懸井中  
 典臬掌布絲纒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齋及  
 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揭而藏之以待時頒 白帖云當既  
 蠶之時且徵繭稅及載績之日爰成婦功 西京雜記云  
 公孫弘舉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素絲一綆為書以遺之  
 曰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稷倍  
 稷為縶此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 士緯云絲俱生於蠶  
 為繪則賤為錦則貴 正部云皎皎練絲得監則青得丹  
 則赤得藥則黃得泥則黑 合璧事類云案釋文絲蠶所  
 吐也一蠶為忽十忽為絲蠶眠成繭二縲成絲綿細絲亦

曰縶字亦作統絮敝綿也

蕤

演繁露云孟子或相倍蕤古書罕有用蕤字者史記周本  
 紀其罰倍徒徐廣曰一作蕤五倍曰蕤孔安國曰倍百為  
 二鍰也

匍匐

釋名曰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藉索可執取之言也匐  
 伏也伏地行也人雖長大及其求事盡力之勤猶亦稱之

狐狸

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  
 死則首丘謂之三德 山海經云青丘之國有狐而九尾



武都之山有玄狐蓬尾 酉陽雜俎云舊說野狐夜擊尾

火出將為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為人矣

名山記云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為狐故其

怪多自稱阿紫 玄中記云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

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

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 爾雅曰

狸子隸今或呼狸 埤雅曰狸从豸从里者里人所居也

狸穴而羶焉故狸又通於羶字 論衡曰小盜狸步鼠竊

狸之伺物卑身而伏以候赦者似羶而小文彩班然異於

羶貉故法言曰辨人狸別其文萃也性善擬度故大射以

狸步張三候 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夫婦故能媚人

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

翎為扇可辟蚊子亦呼為吐蚊鳥 酉陽雜俎云舊有獅

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楊子或問貨殖曰蚊注

蚊之取利雖小然而善撓令人通夕不寐故雄以此託况

